

■花言峭语

华语男星,必须要过的关是什么?军装扮相关。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活跃在银幕上的男演员,多半演过军人,陈道明、李幼斌、黄晓明、孙红雷、黄觉、冯绍峰、侯勇、范雨林、邵峰、朱亚文、杨志刚、李晨、杜淳、张峻宁、张译、王宝强、杜江、李易峰,乃至现在刚刚走红的流量明星,都陆续服过银幕兵役。如果仔细端详各大媒体推出的“娱乐圈新面孔”“娱乐圈新力量”中的男星,多数是凭借军旅戏走红。

我想是因为,军装有一种功能,可以使穿上军装的人被寄托与男性气概、人的品质有关的假想。起先,我以为这在于军装的设计,它让人显得英挺板直,成为对穿衣人的提喻,似乎他们更具阳刚之气、更富责任心。但后来我发现,制服衬人提人,不仅仅是因为制服本身的特点,而是因为它的样式统一,模糊了单个人的特征,却也进行了人性集中,似乎穿上一身衣服就可以集中很多人的品质,让所有穿过这类制服者的事迹堆加在一个人身上。军装和军旅生活,是一个还让人们寄存着这种理想的处所。

银幕上的男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制造人性幻境,表达男性特质,制造那些由一千个男人合成的男人,穿军装因此成为最便捷的方式。要让一个人成为所有人,或者成为一类人,就让他们穿上制服。让他们成为“消防员”“牛仔”(牛仔的着装和环境,其实也是一种制服)中的一员,而不是某一个有个性的人。

■钱眼识人

与往年相比,这个暑期档还是有点冷清,目前点燃第一把火的是国漫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三天过亿。它的优点显而易见,技术层面上很见实力,开头青白蛇斗法海,水漫金山的场面之宏大在大银幕看来格外震撼,但又有纤毫可见的细节,后面还有不少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心思,所以去看当然不吃亏。但是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不吐不快,是在故事和人物设计上。剧情很简单,就是雷峰塔镇压白蛇之后,青蛇阴差阳错到了一个异次元空间,要想逃出去只能放弃法术从头练起,期间遭遇利用、背叛等境况。青蛇作为独立的人物登上大银幕,是从香港导演徐克开始的,基本上从那部电影开始就拥有了一个基本人设,离经叛道,敢爱敢恨敢斗敢杀。这部国漫大差不差地继承了这个基本性格图谱,增加和渲染的部分,就是她与白蛇的姐妹情。

但是我觉得有些失控的是,整个青蛇的大女主描摹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倾向,作为对立面的男

■佟言无忌

七月的倒数第二天,香港知名记者汪曼玲晒出她与甄珍、林青霞、姚炜、邓小宇为葛兰88岁生日庆祝的照片。

略年轻一点的人除了林青霞,恐怕不知其他人何为方神圣,而我们这样的资深港剧迷看到照片则大呼过瘾,觉得这简直是梦幻组合。

首先我们来说说快要88岁的葛兰。如果不是出现在饭局上,我们可能不太记得葛兰曾经是港台1950年代最漂亮最出风头的大明星,演过不少当时得令的歌舞片,《曼波女郎》、《青春儿女》、《野玫瑰之恋》、《我要飞上青天》……

号称千面女郎,这位上海美人成名于1950年代,息影于1964年,那时甚至很多人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葛兰是女明星里少数几个生活格外顺畅的人,她嫁给大她17岁的富商高福全,成了另一位同时代的大明星尤敏的妯娌。所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葛兰在婚后没有新闻传出,说明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得幸福安宁。得空就唱京剧,参加一两个电影活动,忆一下当年。2013年,她80岁,香港电影档案馆为她举办活动,她笑说“娘家的人来了、夫家的人也来了、爱我的朋友都来了,让我感到好开心、好幸福。”当然也感叹电影里出现过的老搭档,大部分都

硬汉不只在制服下

尤其是现在,在中国银幕极度欠缺具有男性气质形象的情况下。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形象之所以这么稀少,可能是因为风俗的心理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身体与力量,不应该大事声张,男性的身体,天然就该被接受,一但雕琢起身体来,似乎就沦为下乘。人也不应该太有攻击性,似乎有了攻击性,就不那么含蓄隐忍。肌肉男星们的银幕形象,多半是车夫、警察、军人、武生,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力气活。所以,当韩国男星元彬借助电影《大叔》转型成为冷酷硬汉后,中国观众在影评中呼吁“给我一个平头的男人!”男性气概是一种抱负,这种抱负普遍存在,但实现的领地有限。

即便有了一个有强烈攻击性的故事,而且主角有肌肉,观众也不大相信,生活的重压之下,男人做出硬汉那些举动的可能太小了,中国银幕上没有现实背景下的硬汉,是观众的尺度——他们不相信当代男人拥有“有风险情况下的自信”。人们心目中的硬汉,不是传奇性的,而是现实性的,不是那种动辄亡命天涯,背负国仇家恨的,而是带着平凡生活中的隐忍,知道生活的真相,却依然能够坚守下去的人。硬汉的定义,不那么浪漫。

军装戏因此成为浪漫的、传奇的硬汉最容易出现的。这里的硬汉们,从传奇人生的出发点,到锻造人生的方式,都是经过全民确认的,在这里,男人们血气张扬地反抗着,日寇或者是

敌特,或者是某种人格理想,生龙活虎地锻造着自己,身体以及人格。

在“理想”、“勇气”已经让人们半信半疑的当下,也只有刘猛等导演的军旅戏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誓词:“我宣誓——我是霹雳火,终生为生命守护。他人的生命,高于自己的生命。我是黑暗中的利剑,我是战场上的盾牌。我是雷霆救兵,我是天降卫士。我是时刻准备为你献血的迷彩天使,我是甘愿牺牲自己,去挽救你的勇士。我不需要你记住我,我不需要你纪念我。我将生命和光荣献给霹雳火,除非死去,永不放弃。”也只有在《士兵突击》里,才可以看到,人们可以把某种理想人格,把坚忍和刚毅,把责任和利他,当做一种人生追求。尽管,当他们离开军营,就必须投入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但那种锻造、冶炼,必然是一生的财富。

所以我希望,硬汉不只存在于军旅戏里,硬汉也不只是穿着军装的超级英雄,他们可以存身于一切平凡人身上,所有平凡人,也可以为了信念而浪漫、传奇,就像这次洪灾里,那些从四面八方奔向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小车的男人女人们,他们当得起一切浪漫的抬举,传奇的塑造。

韩松落

作家

跟“小青”唱点反调

性角色都弱爆了,许宣无能、懦弱;司马好色、自私;转为男性的小白背叛、纠结;还有贪婪、暴力的牛魔王,伪善、霸权的法海等等,这些设置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性别的致命伤,但理性分析真的是这样吗?本质上都是人性的弱点,被拿来作为小青变强的催化剂和引爆点,这种抛弃理性客观的激情设置,会让女主角胜之不武。

与此同时,创作者分裂的视角也让我有些不解。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就是把声光电这些刺激人类感官的技术手段综合在一起,杂糅出更复杂的手段,所以很多观众看电影时会有意识不到的感官反应,是不需要去怀疑的。比如这一段青蛇练完武,累了,夕阳下喝啤酒,镜头首先给A4腰大特写,然后再游走到全身,相信“性感火辣”这样的描述会冲进观众的第一反应。还有青蛇与司马之间暧昧的对白,肢体互动,使得这些场面与通俗的言情剧别无二致。到了后半段,小青与换身的小白互信互爱就显得有些突兀了,他们之间是爱情呢还是姐妹情呢,这种模

糊、遮掩的处理当然会削弱友情的感染力。

相信这样分裂的创作视角,就是因为想得到更大公约数的受众,简单粗暴的审美要满足,就是让这些观众看得爽,很解压;又要讨好有一些二次元作品积累的年轻人,满足他们新奇的想象力,我希望这仅仅是市场的压力所采取的短暂策略,也相信绝大多数创作者扪心自问都相信,没有什么比纯粹更珍贵的状态了。为票房还有奖项来倒推创作的方法和路径,推而广之会有糟糕的结果,观众会因为不纯粹而更加分心分神,也必将把自己的审美带入浮躁、虚妄的状态,与沉淀渐行渐远。国漫崛起不容易,真的希望守护好初心,犹如每一次天亮前对自己的嘱咐,看准方向走下去。

钱德勒

媒体人

老美人的聚会

已经离她而去,心里难免伤感。有人问她当年的名片《野玫瑰之恋》竟逐影后落空,背后有什么隐情?她豁达地说:“那就是我自己不走运而已,能够出席今日的派对就比得奖更开心呢。”

是啊,葛兰如今四代同堂,福寿绵长,千帆看尽,88岁还有后辈好友替她祝寿,脸上白暂皮肤,动人微笑,还有手上的大红宝戒指已然成为人间福瑞,根本无须同别人比较了,人生赢家妥妥的。

至于甄珍和姚炜,熟悉港台八卦的人大概都知道甄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出名的琼瑶女郎之一。她嫁的两任老公都十分有名,一任是谢霆峰的爸爸谢贤,二是著名作曲家刘家昌,甄珍与刘家昌恩爱多年一朝反目,恩怨情仇也是一匹布那么长。至于姚炜,1970年代她是著名的歌手,她最出名的作品有二,一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二是她曾和香港最著名的花花公子赵世曾未婚育有一女。此女名为赵式芝,相比她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显然她的父亲还是愿意把财产让她继承。虽然她个性叛逆,但商业上显然靠谱一点,也因为这个争气的女儿,远嫁加拿大的姚炜也回港居住,所以才有此一局。至于林青霞,不用说了,纵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明星,最近减肥成功也写

成一篇文章让大家津津乐道一番。其实认真说起来,林青霞也是早就归隐了的人,早在近三十年前的1994年息影了,只不过她的电影与人生故事实在太过丰富,又嫁入豪门,所以一直是坊间的话题人物。

说起来,这个饭局实在称得上几代美人的饭聚。看到昔日的红星过得富足,安宁,闲适,做为影迷,当然内心安慰。有趣的是,除了林青霞,其他几位美人都是单身,葛兰大美人的夫君早在17年前已然去世,甄珍和姚炜早就回归单身。就算是林青霞,这十几二十年,也是和闺蜜逛街相聚的时间多过与老公同时出现。

这也真正说明了所谓的白头偕老是多么偶然的事,更多的是劳燕分飞,各行各路。好在到了这把年纪,男人早就不再是女人生活的重心,几个相识好友,吃点美味,有珠宝傍身,忆着过去风干的岁月下酒,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快慰。体面、富足、朋友多多的老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件幸事。

黄佟佟

人物记者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剑

浮华白日梦
该醒醒了

描写新时代一群京城女性生活的网剧《北辙南辕》,中途招来“不食人间烟火”的评论,观众与主创的隔空交流似乎也多了几分火药味。该剧编剧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圈子,“这是我的地气,我的生活”;观众则认为,剧中人那么年轻,还那么有钱,别墅豪车的生活实在悬浮得很,因而感觉不被创作者重视乃至冒犯,更大的罪状甚至是:脱离群众太久了。

看上去都有点冤:拍戏的,并非闭门造车捏造出了一个“小时代”,人物甚至皆有原型出处;看戏的,大多对剧中的世界缺乏认同,也没法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观影心理。影视娱乐文化说到底也是“贩卖欲望”,这次的买卖双方并没有顺利接上头,肉眼可见有一道鸿沟横亘其间,造成彼此认知错位,各说各有理。

某些意见认为,《北辙南辕》瞄准的更应该是精英群体而非普罗大众。从近年网剧观众的画像来看,中青年仍是主要收视群体,学生观众活跃度更高,可见《北辙南辕》没能精准投喂主流受众,也可能是,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以致超过大众接受尺度,自然就接受扑面而来的苛责。相比之下,近年同为都市女性向的《流金岁月》,大篇幅着墨于朱锁锁这类草根女性的奋斗史,容易让更大层面的观众产生共鸣。

描写衣香鬓影的上流生活,算不上什么原罪,重要的是想传达什么价值观,比如写浮华白日梦的破碎,也是一个路数。这让人想起提及卡波特那本有名的《蒂凡尼的早餐》时,作家张悦然说过,每个女孩年轻时都应该去做一个荣华富贵的梦,因为只有经历过、看透了,才可以换得此后一生的安宁。换个说法是,这个世界,我来过,我看过,至于有没有征服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视野和心态。

书写名流圈的生活,近年还有一个例子:洪晃的小说《张大小姐》。京城名媛,满世界飞,穿梭于慈善拍卖会与豪门夜宴,在各种看似大众陌生的场域里演绎故事,倒也不叫人生厌。这得力于作者的见识与态度,一方面,见惯场面而不顾盼自喜,也不谰言自身局限,另一方面,偶尔还会揭开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人得见风光底下的虱子跳蚤,更让读者有对号入座的吃瓜乐趣。这样的故事讲述者,还是会让人多生几分好感。

眼下这类影视剧的问题或许就在于,端出了一个巨大泡沫般的浮华世界,却欠缺冷眼旁观、抽身而退的那个梦醒时分。

长风新

媒体人